

2

长篇
小说卷



木青 WENJI
文集

MUQING

五爱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木青 WENJI
MUQING 文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一辆红色夏利轿车，沿着暮色苍茫的沈城带状公园外的马路缓缓行驶。

开车的司机，三十五六年纪，身材魁伟，表情严肃中略显焦躁，好像有什么烦心的事；坐在后座的，是位大脑袋面相憨实鼻子底下留两撇嫩胡的小伙儿，背头油光，打一条高档鳄鱼领带，一看就知是个腰里掖着鼓鼓钱包的小商贩。他和司机一样，情绪躁动不安，把脑袋探出窗外，盯盯地往绿树掩映的公园内扫视。

“停车，我进去看看，老三爱到这儿来。”

随着刹车声，大脑袋迈出车门，走进公园。

对面街的酒店里，传出节奏感极强的迪斯科舞曲，那嘞嘞的鼓声，震动心弦，像有股无形的力促你跳起来。往年夏季惯有的乘凉遛弯儿者又开始出现了，当然那与寒暑季节无关的恋人族，进出带状公园等一切僻静地方，特别是黄昏时

刻，永远是兴旺的。

大脑袋专往人少的地方钻，猫个腰，东瞧瞧西看看，对捕捉的对象似很有把握。

在一丛浓密的树后，席地而卧的一对儿，正在紧抱着长时间亲吻，小伙子趁喘口气的空儿轻声说：“你真要我命……”姑娘坐起，看着斜卧地上，眉清目秀像个毛手毛脚中学生的男孩儿道：“别总这样，我们说会儿话。”男孩儿也坐起来，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狠命地往地上胡乱划拉，嘴里嘟哝着：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我给你写血书！在劳教所那些天的事，算刻在我骨头上了，你还让我怎么着！”

有几分纤弱的女孩儿，脸不算白，但眉眼媚气，她双臂抱腿，脸贴膝盖，看着对方用树枝划拉的黑土地，“文斌，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就是离不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呢。我妈说你是狗改不了吃屎，一些认识你的人也说你是久闻不知其臭……都劝我跟你断了。我是怀念我们高中时的友情，还有悔不该偷吃了禁果……在我心中种下了永难磨灭的痛苦，倘若你争气，活出个样儿来，我也心安，可你……”女孩儿哭了。小伙子抓住女孩儿手，“甜甜，你知道你在我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我也知道你为我的错误而难堪痛苦。从今往后，你只一心上大学，我要是活出个样儿来，你别扔下我，我要是活不出个样儿来，你就当没我这个人，行不？”

……

大脑袋从背后蹑手蹑脚走了过来，恰听见他熟悉的声音，再一听，没错儿，正是“三儿”，刚要张嘴喊，立刻又闭上了，别惹“三儿”的女友烦，否则尾后的事更要难办。可老大在外边火冒钻天犯急呢，火车时间不等人哪！他沉了

沉，大脑袋瓜到底没白长，想出个驱赶情人的招儿，突然大声喊一嗓子：“哎——哥儿们，都到这边喝来，这儿人少安静，快，快来！”这喊叫自然惊动了小伙儿和女孩儿，女孩儿霍地皱眉站起，“讨厌，走！”这叫“三儿”的小伙儿，一听就知道是“二儿”，显然有事在催他快走。可谁知这个大脑袋施完小计不走，还在那儿呆头呆脑愣着，刚好被站起身的女孩儿甜甜瞧见，她像立刻明白了，一甩头，怒视文斌，狠狠地扔下一句：“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抡起手臂，给小伙儿一记耳光，转身跑了。

这个叫文斌的小伙儿，手捂脸，盯着略有不安的大脑袋，半天才一板一眼地问：“你找我干什么！”

“三儿，大哥决定让你马上带业户们去北京上访，再一天也不能等了，听说很快就让我们迁床位，逼我们扔下锃亮的西区聚宝盆，去端漆黑的东区破瓦罐。我们要是迁就等于自己困死自己。”

“我不去，天塌大家死。”

“啥？你等天塌？那你还想活出个样儿不？”“大脑袋”用刚才从树后听到的话来刺他，“我们哥儿们身上都有他妈什么污点，到哪儿都会看见可恨的白眼珠儿，只有一条路，在这‘五爱’做买卖，只要挣来大把大把的钱，市长见你都笑，别说那些翻白眼儿的犊子了。三儿，听大哥二哥劝，去北京告沈河区委书记，让他那个啥划行分类方案见鬼去吧！”说着，拉着文斌走出公园拱门，推进夏利车里。“老大”依旧没有一丝笑容，一边发动车，一边把攥在手里的火车票递给“三儿”。

文斌一怔，“现在就走？”

“老大”终于开口：“这就送你去车站，不少人都等着

呢。”一种没商量的口气。紧跟话尾，大脑袋“二儿”又把一叠钞票递了过去，“路上用。”

这大号叫文斌，哥儿们堆儿里称“三儿”的，心下对此没商量的命令虽也心怀不满，甚至有气，特别是甜甜刚劝完他这会儿，但是，对有恩于己的大哥二哥，他还没勇气拗着说话。当初他从劳教所出来，高中已没脸念，整天变成无所事事的街溜子时，是家住五爱街顶头的大脑袋二儿，真名叫曹开江的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帮着一起到“五爱街小商品批发市场”出床子，每月给他三头二百，逢旺季，还给他他五百。从那儿，他算有了营生，心也不长草了。再后，二哥又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位叫李雷，人称“雷子”的大哥。雷子开始把他好一顿打量，像要透过皮儿看看瓢儿似的，然后又前后左右撒目一圈儿，抬手掐掐胳膊捏捏腿，跟在牲口市儿买马买骡子似的，就差没掰开嘴巴看牙口了。文斌对这番污辱性的观察和摆弄十分反感，有心撩两句。又一想，得过且过吧，为挣钱也为生存，就得忍，若还像过去似的火暴性子，咬尖儿认真，一天不知要打多少架。雷子看完突然问：“你怎么进去的？”文斌瞅瞅二儿，心说，妈的，赶上公安局了，明知故问！无奈，只好答：“因为玩电子游戏机总输，赌气一拳捅碎了监视器屏幕。老板过来叫赔，我又一拳把老板脸打出了血。就这些。”雷子冷冷一笑，“你还挺有尿呢！”文斌因心里有气，说话便不好听：“反正谁也别惹我，惹我叫他过不好日子！”雷子没再拿话撩拨，怕真惹恼了他下不来台，他知道这号“尥荒子”半大小子虎，拿死不当回事，随即改口：“你小子学习怎么样？”这是要测测文斌的聪明劲儿。文斌斩钉截铁道：“第一！”“啥？倒数第一吧？”雷子侧身翻愣眼问。文斌嘴皮儿一撇，又沾点儿气，“第一就是

第一！倒数不叫第一。我又没强迫你信。”雷子忽地举起簸箕般的大手掌，拍在文斌肩膀头，“好小子，我喜欢你！”或许因为文斌从年轻气盛的顶峰一跟头跌落下来而产生某种心理变态，反正在雷子说的“喜欢”丝毫没觉得高兴，心说：你算老几，喜欢与不喜欢屁也不顶。然而雷子下边说出的话别说文斌想不到，连曹开江这位老二都没想到：“从今往后，你文斌就是我弟弟，排老二后头，叫老三。我给你一万，自己再想法淘弄一万，向沈河工商局交两万元集资费，租个床子，自己做买卖挣钱，谁也不靠，要不总也长不大。”这话正对文斌心思。他愣愣地盯着老大雷大哥，一改方才的烦气，双腿眼看往下跪，两眼汪着晶亮的泪珠，嘴皮动两次没张开。雷子一把拉住文斌，“不必这样，哥儿们兄弟一场，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钱能挣来，好兄弟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哇！”就这么，文斌爸——军区武副司令员拿出一万，凑一块儿租下现在这个鞋帽床子，不到一年，还了雷子大哥那一万，现在他又在掂兑，想再筹集些钱，租个服装床子，服装比鞋帽赚钱。谁曾想，就在他心气儿正旺的当口，区里冒出个新章程，要什么“划行分类”。

文斌没顾得大哥二哥等他回话，从劳教所学会的“遇事沉下心想想”的本事，这会儿又起了作用，他把利害得失全掂量了一下，眼下若说不去有两个不利：一是使二位哥哥不快，关键时刻安排他活儿不去，这还叫什么“兄弟”？有恩不报岂能算人？二是对这划行分类的章程也须有个等待观望的机会，何不趁这工夫送甜甜回北京上学？他对甜甜的北京服装学院也特感兴趣，倘有函授的话，他想偷着报个名，但不能让甜甜知道……相反，也有两个不利的地方，一怕因此得罪五爱市场管理所，尾后办事难；二怕耽误挣钱，把好不

容易弄到手的借以安身立命的摊位，再给毁了。不过经他不笨的脑子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决定去京，只为这马上走来不跟甜甜打招呼或搭伴儿而有点儿迟疑。

雷子沉不住气了，抬手狠命按了两下喇叭，“放个响屁，到底去不？”

文斌像突然醒来，“啊去，我是想……捎着送甜甜上学……”

“行啦，没见火都上房啦？还有心思甜甜蜜蜜的！”雷子说完，一踩油门快速奔了北站。

二

这是一九九三年号称东方鲁尔区的中国重工之城、北方大都会沈阳市春末夏初季节。

五爱街边的桃杏花，一茬茬绒嘟嘟的或淡红或粉白，刚刚现出萎缩状，那杨树毛毛，又似雪花般满天飞舞起来，落到人脸上脖子上手上，挺刺痒，害得骑自行车的人边骑边挥赶。孩子们则不顾大人们严厉制止，依旧偷着用火柴点燃那被风吹赶到背脊里棉花般的树毛子……而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特别是少男少女，或者说特别是女人，都要趁这不冷不热的时候表现一把美丽和款式，像比赛“看谁穿得漂亮入时”，也像争相开放的烂漫春花。那满街满巷的五颜六色花样翻新的裙子族，简直就是活动的花团。无怪乎老人们一语双关地赞道：“现在这个时候真好真美……”

这天清早，正是上班时候，在通往市政府和省委的两条主要交通干线上，竟出现了两支不小也不大的全部骑着“倒骑驴”和脚踏带车子的队伍，这伙好像从月球上下来的男

女，目不斜视，自顾自地在街当间儿慢条斯理悠闲自得地行进。一时间，几乎所有汽车都按响了喇叭，自行车汇成了拥挤的长河，喊声一片：“怎么回事？闪开！上班晚了……”交警、干警、武警赶忙调集人马，蜂拥而至，一面疏导交通，一面劝解那些骑“倒骑驴”者走非机动车道……

人高马大的雷子，是个山羊角色，一马当先地打头阵，铁青脸上，一副出马一条枪的拍胸脯架势，只是他骑的那辆小不点儿“倒骑驴”特显滑稽，使人想到名著《堂吉诃德》里的那位天真而装腔作势，手持长杆扎枪却骑匹瘦马的堂吉诃德先生。他毫不回避自己是这次统领业户上访市政府的头儿。许是因为有宪法管着，对这支奇形怪状的队伍，包括警察在内，只是劝说，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碰他们一下，好像谁碰谁沾包似的。

奔省委的另一支，不言而喻是在大脑袋曹开江的统帅下，因为他天生下来就是大脸蛋子，想板成雷子那样的铁青脸也难，何况胸脯下那颗心老没底，所以两只小眼时不时地东张西望，仿佛担心从斜刺里杀出一支人马，将他们全部包抄了似的。看到他这副样儿，又会使人想到《堂吉诃德》里的桑丘·潘沙，只是从形象看个头儿略高于桑丘·潘沙。

分别跟随这两支队伍的，还有一些个个跑得满头大汗，像要磨破嘴唇般劝说回去的沈河区工商局“五爱市场管理所”的人员，以及区里的有关干部。从他们那前后跑动，真诚拉劝样子看，纵有铁石心肠也会动心的。

路边一些看热闹者，包括上身探出车窗外的汽车司机，各有各的词儿：“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这是指满脸流汗的干部；“这么个上访法，可不大好，自己开心，别人跟着倒霉，上班晚了可要扣罚奖金。”说这话的大都是工人；“这都

是逼的，谁没事儿跑大街上出洋相？现在这官儿，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咱见到过，一心为自己捞好处的，也不少。”这话多从没事闲逛的待业者嘴里说出。

大街上，仿佛奔腾的江河忽然受阻，涌起激浪，且越涌越烈。好在交警指挥有方，总算挤出一条窄道，让汽车快速通过，而自行车就只有找空钻了，有的索性扛起车子，呼号喊叫挤过人缝儿。

……

三

此时，沈河区政府，正为“五爱市场”业户上访问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经过认真讨论，并请示市政府、市工商局，决定暂缓施行划行分类。

区长汪义，是“文革”后首批清华大学企管系毕业生，浑身充溢着朝气和干练，对五爱市场“划行分类”出现的波澜，他现出少有的沉静。他自信他和书记章成河没错，但是，为了在业户不理解的情况下，容个空儿，一面让业户有个思考认识的过程；一面再作进一步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让业户真正感到，这一做法同样是从业户利益出发，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再者，章书记这位财贸专家，此时正在国外考察办大型市场的经验，在划行分类问题上，他是投赞成票的，如今面对一些人停业上访这一新情况，他作为一区之长，总不能见硬就退，朝令夕改吧，那至少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从理论到实践看，划行分类肯定是方向，但方向也有个方法和时机问题。这样想来，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与会者的意见——暂缓施行。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在某种特

定情况下，有时退一步是为进两步。

四

“五爱市场”是时代的宠儿，改革开放的寒暑表。

中国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渴望改变贫困状态的人们，由观望到试试看地来到沈阳著名的老商业区中街，人称小东路市场，官号“轻工批发市场”，做起地摊儿买卖，经营的商品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赚钱来什么，一句话，“蹚”着走，随机应变。其实这种蹚着走试试看的心理，又何止小商小贩？包括领导这个市场的区政府区工商局的官员们，也是如此，一旦上边有什么“精神”，立刻收摊儿，子时等不到丑时。当时甚至现在的情形，都如一位省政协委员所说：“我们这里就像一台破车，只有闸好使。”多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人们的自卫神经变得异常灵敏而发达。它颇少江南与沿海地区那种闯劲。然而，时代总是宠爱两种人，一种是顺应它的典范；另一种则是带有冒险精神催化促进发展的叛逆者。一九八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有关决策人决定将场址迁至沈河区大西城门西顺城街（原场址的放弃，恰给大东区提供了机会，其后到现在，在中街毗邻处建起仅次于五爱市场的东行市场）。到这儿，个体业户已达四百多，以打地摊儿露天经营为主，年成交额一千四百六十八万元。由于商潮涌动，小小的西顺城街眼看要挤炸了，何况顺应时代发展的区领导似乎也越发感到这是一匹不可多得的金马驹子。于是再次牵着它来到稍为宽敞的五爱街。这街原本十分安静，东邻中科院林土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西靠沈阳有名的重点中学二中及省建工学院，对面不远，

还有沈阳药学院，可谓文化区了。可当这条欢愉的金马驹子一到这儿，整条街立时形成波动的人河，每天从凌晨三点到晌午这段时间，热闹非凡。市场经营者达六百多户，商品成交额达到四千八百七十九万元。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是科研院所及学校的雪片般的抗议，市人大做出决议——搬迁！岂知，沈河区委区政府早知占道经营不是长久之计，只是选址举棋不定。何况因交易面儿不断扩大，市场设施与规模都远远不能满足买卖双方的需要？这会儿，恰赶上市委市政府提出集贸市场“退路进厅”，于是迁址的棋子儿也便按死不动了。这个新址，即现在的“五爱市场”，沿用五爱街市场的“五爱”二字，可谓旧口号充实了新的内涵。它位于热闹路与风雨坛街的交叉路口处。虽说这两条路街名字凑一块儿纯系有趣的巧合，但人们总喜欢把它看成五爱市场历史的折射——风风雨雨，热热闹闹。那些最初的老业户，随它迁哪儿，都雷打不散，跟着走！老话说，这市场风水好，跟它准发财！从古到今都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业户们说，“人熟生宝”。建“新五爱”实行集资方式，业户闻听日夜排队送钱，甚至到领导家走后门……“布告”说得明白，集资顺序也是未来分摊位顺序，所集款项，三年后，一次偿还。这里最为踊跃者当数一百零八个老业户，人称雷打不散与五爱共存亡的一百单八将，他们这些铁杆儿，是五爱的先进、模范、顶梁柱，他们富得当然，也先进得当然。西方有识之士常这样警告时代：想方设法减少一个官员；想方设法多增加几个成功的商人和老板；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纳税者是社会的真正主人，真正脊梁！倘相反，如“文革”中那样，虚的多，实的少，软件多，硬件少，那就真是国将不国了。集资罢，开始一期至四期的巨大工程。想想看，在人口

稠密区腾出一块十万平方米亚似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般的空地，谈何容易！从一户居民一个单位动迁到几百户上千户动迁，再到打通方方面面的关节——每一小步都需要磨破嘴皮子，都需花费几倍百倍的工夫，这还是政府出面呢。当时老区长（现任沈阳市工商局长）一面拍板让干，一面也起了满嘴燎泡，对能否在居民区扒拉开一大片地方没底，也造价太高。别处的大市场，如辽中的茨榆坨大集、海城的西柳大集、河北的白沟大集，都是在原本就宽绰的场地或者干脆就是大野地里建场，而“五爱”，却是在黄金地带委窝，并且准备扑拉到十万平方米，连业户都半信半疑，三天两头到推土机隆隆的场地瞧瞧，怕雷声大雨点小。其中有位派出所的人，许是仗着某种权势吧，硬是钉在原地不搬，当有关部门强搬时，竟动起手来，当然，大势所趋，谁想阻挡也不可能。这类小波澜，是大浪冲击下的必然产物，包括一些搬迁的单位在内，也并不全都顺从和支持。只是慑于形势，腾地方建场是目的。

一期工程刚刚抬起最后一铲土，业户已经踏进了门槛。然而，业户与区领导似忽然发现丢了件大东西——长年培植起来的客户根基，这一动弹，断了线儿。果然，那些老客户沿老路到五爱街一看，空荡荡一片，好个干净。指路牌虽有，找起来却难。为了“诚招天下客”，区工商局购进了三台大客车，挂起免费接客户的红布大字，一天到晚往返于南站和五爱市场间。这下可好，连小学生上下学，市民逛市场都往这车上挤。同时，区工商局所有工作人员都担负起宣传引导客户的责任，仨一群俩一伙带着广告说明书到火车站飞机场发送，这些人风雨无阻，常常是泥一身水一身。有人不无诙谐地说：“这些工商，要钱不要命，也不嫌掉价儿！”而

他们，这些甘为“五爱”繁荣昌达而奔忙的“工商”们，非但不觉掉价反觉心里甜甜的，“五爱”的前景他们比谁都更清楚，因而，为达这一前景，他们甘愿做铺路石，当架桥板。

分阶段建场是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截至目前，四期收尾工程已竣。整个市场采取楼式交易厅与场院式相结合建筑，可谓中国特色。楼式交易厅，一楼为小食品、床上用品等卫生要求高的商品；两侧二楼是港台等海外精品专柜。大厅两翼是场院式，凉棚柜台。

一九九二年，市场商品成交额十九点六亿元，收缴市场管理费一千四百万元，税收二千七百万元。

一项事业的突飞猛进发展，有时也伴随着相关配套的失调。

谁会想到，好心好意建的交易大厅，竟惹来大麻烦！

却说今春，曾在诸多财贸工作部门任过党委书记的现沈河区委书记章成河同志，凭着多年的财贸经验，已意识到五爱市场摊床布局有问题，虽然目前商场中来自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周边城镇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乃至俄罗斯等国的八大商品——服装、鞋帽、小商品、针织、毛线、小食品、箱包、布料，近两万多个品种，但由于布局不合理，使客户及购物者很难一目了然，因而必须砍成块，把服装、鞋帽、小百货等来个划行分类，绝不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章书记这一设想显然符合经济规律，也便于管理。然而，他把这个确定的章程交办后，即飞赴南韩等国，进行拟议好的经贸考察、学习。怎成想，就在这当口，“五爱市场”部分被调整的摊床业户炸了锅。

原因，或说主要原因就在这座新建的漂亮大厅上，它像一座山，一堵高墙，将市场隔成东西两半，其通道只有大厅两侧一道门，这在二十多万人的偌大市场里，简直就等于小小的角门。关键在于东侧与外界没有大的出入口，只有满族中学和交通职高之间一条狭窄的通道，北边，靠马路一侧，正准备和台商建一座高层建筑，而东区的南侧，则被青年食品厂挡住。这就是说，整个东区像装进箱子里，客流难畅。若按设想方案，服装摊区留大厅西侧，鞋帽小百货摊区挪大厅东侧。这消息一经传开，鞋帽业户立时翻儿了，嗷嗷叫地找区工商局吵，说集资上当了，给这么个破地方，八辈子也别想发财！

……

当暂缓执行划行分类的决定下达后，那拥在市政府和省委门前的“倒骑驴”队伍，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各奔东西了。有如上涨的潮水，落个干净，岸边只留下道道水印。

岂不知，按倒了这个葫芦又起来了那个瓢。

第二章

—

原来准备从大厅东侧调到大厅西侧的服装摊主，一听上边传下话，说维持原状，立时像水珠掉到油窝里似的炸了，一连声地喊叫“上当了，上当了……”因为划行分类这话前些天在收东区服装摊位集资款时就扬了出去，说不久就要调床子，凡东区的服装床子，过几天都得调到西区去，于是新摊主无不翘首以盼，盼到这客流畅达的西区赚大钱。如今经雷子等小百货、鞋帽业户一闹腾，竟使区里改变了初衷，维持现状，这不傻老婆等呆汉子白盼一场吗？所以连说“上当”。而这场风波，远比头次大得多，因为卷进来的除也有雷子那样的豁拉精外，大都属于小本小户的本分人，他们自来经受不起折腾，万一崴进去，会有寻死的心。因而他们要拼命保住已取得的小利。

一部分不想放弃摊位者，忙三火四进京上告，其中不乏“通天人物”，因为他们情知做出“停止划行分类”决定的，

不是一般人，至少得市一级的头儿，所以，再上市里上访等于告头儿本人，自投罗网，这不犯傻吗？另一部分真以为上当者，则一窝蜂般扑到市场管理所要求退床，要回那被“骗”去的钱，以保平安。

区工商局的的原则是“来去自由”，凡要求办退床的，马上给办。于是乎，办退床子的窗口排起了长蛇阵，而这些人不少是前些天挖门子盗洞找关系才办的床子。应该说，此举他们并不情愿，可怕只怕窝在东区阴山背后赚不到钱，弄不好还得把本钱搭进去。为稳妥起见，还是退了吧。

这闹闹吵吵的退床子风潮，大有长势，有的为抢着先退竟打破了头，也有的愁得几宿睡不着觉……好像真发生了什么足以使人倒大霉的事似的。

世上的事情真是千变万化，反差悬殊，就在一些人七上八下告状退床子的热闹同时，另一些人（足占五爱市场的八成），却是天也好地也好欢欢喜喜作买卖，跟什么事没发生一般。每早照样天不亮就进“五爱”，照样接待那打不走赶不散的老客户，说着打诨的客套嗑儿，星崩儿也学两句文词儿诸如“别来无恙”之类，不过紧跟着就是一句“咋还没找到洋老婆？”这是从别来无恙（洋）的谐音来的。那生意的红火劲儿，非但不受任何影响还好像比以前更旺了，其实这也顺理成章，一些人忙着“打官司”，剩下的不就忙了吗？

二

文斌空着手和几个进京上访的主儿下了火车，按既定方针，先径直到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找市场司的人讨公道，然后散伙，谁爱干啥干啥，来个“爹死娘嫁人”。闹了归齐来的